

魔掌中的女子乐队

〔法〕范妮娅·芬伦 著
刘元林 张振英等 译



魔掌中的女子乐队

[法]范妮娅·芬伦 著

刘元林 张振英

李素琴 张 帆 译

张 戍

军事译文出版社

1992年2月

(京)新登字121号

魔掌中的女子乐队

[法]范妮娅·芬伦 著

刘元林 张振英

李素琴 张 帆 译

张 戌

*

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1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市昌平兴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: 9.5 字数: 210千字

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80027-171-4/E·44

定价: 4.80元

本书简介

本书记述的是作者本人终生难以忘怀的亲身经历。描述了她在德国纳粹集中营这令人发指的人间魔窟，如何以自己的勇气和意志战胜各种磨难而得以幸存的故事。

作者范妮娅·芬伦是犹太人。1943年她在巴黎一家夜总会当歌女，同时也是一名抵抗组织的成员。她利用职业之便为抵抗组织工作：传递消息、安排会址和住处等。后因有人告密，遭到德国纳粹分子逮捕。1944年1月，她被解送到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。她在那里目睹了德国党卫军惨绝人寰的、大规模屠杀无辜的法西斯暴行，并亲身经历了种种令人发指的磨难，同其他囚禁者一起挣扎在死亡线上。

女囚们一进集中营便被强迫脱光衣服，被剃去毛发，并在臂上刺上号码，使她们变成了一群“怪物”。她们言行稍有不慎便会遭到毒打，甚至被送到毒气室。饥渴、寒冷和疾病折磨着这里所有的囚禁者，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。范妮娅的身体被折磨得极端虚弱。在集中营解放前夕她又染上了伤寒，发高烧，昏迷不醒，有时竟用自己的尿液来降低体温，甚至解渴。

党卫军几乎每天都要在囚禁者中进行“挑选”。他们挑出老弱病残者和儿童，先把他们送进毒气室毒死，然后把他们的尸体送到焚尸炉烧掉。有时押送来的妇女、儿童和老人太多，集中营一时容纳不下，便把他们直接送到毒气室毒死，然后把尸体浇上汽油烧掉。

集中营的焚尸炉不分昼夜地冒着浓烟，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。这里就是人间魔窟！

然而就在这里，党卫军为了给自己空虚的灵魂寻找寄托，也为了给囚禁者以精神上的麻醉，他们从囚禁者中挑选出有音乐才能的人，组成了一个女子管弦乐队。范妮娅由于自己的音乐才能成了乐队的一名歌女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她才得以在灭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幸免于难。

1945年，纳粹德国在灭亡前夕曾下令在4月15日下午3点以前把囚禁者全部杀掉，然后烧毁整个集中营，不留任何痕迹。然而就在当天上午11点，英国部队赶到这里，解放了集中营，解救了集中营的全部幸存者。作者也因而成了一名传奇式的“乐队歌女”，成了纳粹罪恶的见证人之一。

本书为我们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许多真实生动的事实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该书于1977年出版后，引起了国际上的轰动，不久便被改编成电视故事片，此后该书又多次再版，从而成为当今世界上最有力量的纪实小说之一。

引 子

30年后。

那是10月的一个温和的夜晚，天下着雨，布鲁塞尔大广场周围金碧辉煌的高大建筑物上的雨水闪闪发光。此时我正在一家旅馆里，可以听到身后黑暗的窗户上雨水的流淌声。隐隐的昏暗中，3位妇女围坐在一张光亮的橡木桌子旁边。她们30年前从集中营分手时，一个17岁，一个19岁，一个25岁。她们从虎口中被解救出来，得到了新生。

3位妇女的举止、穿戴虽略有差异，但都很高雅，都是中产阶级的打扮。安妮和艾琳漫不经心地呷着饮料，而第三个，范妮娅则激动地端起杯子，一饮而尽。

她们共同回忆着在集中营的那一段经历。没有长篇的叙述，语言朴实无华。忘记过去对她们是很有好处的；只有少想过去才能使她们活下去。她们像夜间的小鸟，白天的阳光使她们感到紧张和痛苦，现在她们心情很激动。对集中营的生活，她们各自有不愿忆起的片段，对此她们相互是不了解的。范妮娅曾是集中营音乐区的中心人物，过去的事情她几乎什么也没有忘记，安妮和艾琳就是接受了她的邀请而来的。

范妮娅是她们3人中身材最小的一个，她身高不到5英尺，有一双动人的蓝眼睛，还有着为她的朋友们所惊羡的生命力。

“你拉着我们闯出了死神的大门，如果没有你……”

她们的话没有说完，很多事情是不必再说的。

“你常使我们大笑……”

她们转向我这个局外人。她们郑重地说：“我们的确大笑，就像疯子一样。”

安妮把话题集中到一点，她说：“是的，当时我们确实还能笑，但只能在乐队里笑！”

这是曾给人以力量的笑，然而今天她们竟怀疑当时是不是应该笑。艾琳对我说：“在集中营里我们笑过，我们还演奏过音乐。集中营竟还有一个管弦乐队——你一定认为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吧？”

“我的确知道有几个集中营有这样的乐队。奥斯威辛男子管弦乐队就很有名。”

范妮娅立刻纠正道：“别的女集中营没有乐队，我们的那个乐队是唯一的女子管弦乐队。”

艾琳沉思了一会，然后说：“那个管弦乐队救了我们的命，不是吗？”

她们的眼睛仿佛注视着另一个世界。她们懂得命运的力量，懂得命运可以摆布一切，命运也可以创造奇迹，然而只有受过命运摆布的人才能懂得这些。她们仔细地、慢慢地回忆着她们的过去，看得出安妮正努力在脑海里搜寻着范妮娅那时的样子：“要是你不在那儿，我们是熬不过那些日子的。你坚信我们最后一定能活着出去，你身上有一种活力，那时我们都愿意跟着你。”

“你说你要写一本关于我们乐队的书，我们相信你；你是唯一能做到这件事的人。”

艾琳向黑影里移动了一下，说：“我忘记的太多了。”

还没等艾琳说完“幸好”二字，安妮便坚定而明确地说：

“我也都忘了。”

“可是我什么也没有忘记，一点儿也没有忘记。”

范妮娅坚定的话语里有一种挑战似的口气。另外两位看着她，流露出同情与羡慕的神情。“你们知道我什么时候开始写这本书的吗？4月15日，我们被解放整整30周年的那一天。”

我知道那一天对她意味着什么，我问她在解放纪念日有什么感想，她不假思索地说：“有时候，当时的一切情况又都真切地浮现在脑海里，使你觉得好像又回到了那里。”

“你为什么说‘你’？”

“因为有这种经历的人不只是我一个，而是我们——每次回忆必然回忆起许多人。”

“你经常回忆这些事吗？”

“除了今天。不是我要想，而是那些日子在想我。”她激动而痛苦地继续说道：“不是我要回忆那些日子，而是我没有办法不去想，尤其是在晚上，我觉得我又回到了比克瑙的音乐区，当时的情景像一幅幅图画一样重现在我的脑海里。每次回想的开头都不一样：有一个女人在叫喊——这是弗洛莱特或是艾琳；有一个人在大哭——这是安妮；听到一阵阵谩骂声，棍棒声；柴可夫斯卡走来了……每个夜晚我都是在比克瑙度过的——每个夜晚！”

“这样看来，你从来也没有离开过那里？”

这样冒失的提问也许让她感到难受，她把那双柔软的钢琴家的小手交叉在一起，顺着我的话接着说：“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个集中营，我仍然在那里，30年来的每天每夜都是在那里度过的。”

好像安妮知道我在想什么，她沉思地说道：“你等了30

年？”

范妮娅的回答很简单：“首先，像你一样，我必须活着，去享受从来没有享受过的青春；我们当时只有十几岁，二十几岁，但却都像老太婆一样。我需要得到别人给予的温暖，我需要吃饭，需要爱情，需要爱别人……需要平复自己的创伤。我必须忘掉集中营，可这需要时间。我沉默了30年，在这漫长的30年中我时时都在努力忘掉那些忘不掉的事情，但是办不到。不管怎样，我必须把那个管弦乐队从我的脑子里驱除出去。”

目 录

引子

1. “不要死!”(1)
2. 蝴蝶夫人(9)
3. 红十字(25)
4. 一队天使(29)
5. 愿欢乐常在!(40)
6. 面包、希望、现实(53)
7. “加拿大”姑娘(64)
8. 奥斯威辛——一个平静的小镇(79)
9. 休息日(91)
10. 阿尔玛·罗斯(112)
11. 阿尔玛(127)
12. 音乐万岁!(138)
13. 玛尔塔(152)
14. 死者簿记员(171)
15. 玛拉(182)
16. 我们的“可爱的”党卫军(190)
17. 为希姆莱演奏(200)
18. 要纪念她!(219)
19. 黑三角(239)
20. 曼德尔和小男孩(250)
21. 没有时间了(257)

22. 在铁蹄蹂躏下.....	(265)
23. 启示录的终结.....	(281)
24. 我们的结果.....	(292)

1. “不要死!”

“不要死!”

德国人的声音没有什么作用；我在黑暗的深渊里越陷越深，这个声音丝毫不能把我从这个深渊中拯救出来。几天来，我已无力睁开双眼。我一会儿感到热，一会感到冷，我不能肯定这是由于我撒的尿，还是因为我在发烧。我得了斑疹伤寒，昏迷不醒。我可能要死了。

我头疼得厉害。姑娘们的抽泣声和呻吟声，像尖锐的针尖和锋利的碎玻璃片散落在我的脑子里。我想用手把它们抓出来，但我的手只是一副骨头架子，不听使唤。一定是骨头断了，要不就是手已经掉下来了？这不可能，我必须保留我的手将来好弹钢琴，弹钢琴……这些臂端的指骨跳着“死”的舞蹈，这个念头使我发笑。

我非常渴。党卫军已经把水源切断了。几天来我们一直没有东西吃；其实我挨饿的时间更长。我骨瘦如柴，身体轻飘飘的，像是在驾云，又像是被流沙吞没了……不，像一团棉絮随风飞舞，真奇怪……

我发现了使身体凉爽的方法——用尿洗一洗身子。我这人总是要保持身体干净的，尿没什么不干净，渴的时候也可以喝它，我已经喝过了。

我不知道钟点，但我知道日期——姑娘们一直在记录着日期。是4月15日。是哪一天有什么要紧？还不就是和平常一样的一天吗？可是，现在我到底是在什么地方？反正我不

在比克瑙。在那里，我们47个姑娘组成了一个管弦乐队。在这儿，在这没有窗户的大棚屋里囚禁着我们1000人——一群活着的尸体。这里发出一股异常的恶臭。现在我想起来了，这里是贝尔根——贝尔森。我1944年11月3日到达这里。

我的脑子一塌糊涂，我不知此时是白天还是黑夜。我不想事了，因为这太使我头疼……我倒下了。

我感到在我面部上方有人在呼气，带着一丝好闻的气味。一个说话声划破层层迷雾，驱散了我耳边的嘈杂声，传到我的耳朵里：“小歌手。”党卫军的人就是这样称呼我的。

“不要死！”

这是一道命令，一道难以服从的命令。我对一切都不在乎了。我的双眼微微睁开，看到了奥弗西赫林·伊尔马·格雷斯。她是党卫军的一个监察，由于长得好看而被称为“天使”。她盘在头上的发辫像个光环。我隐约看到她的蓝眼睛和闪亮的面色。她摇晃我。

“不要死！你们的英国朋友来了。”

这可能吗？奥弗西赫林的眼睛闪出一线好笑的光。好像整个事情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玩笑。我又闭上了眼睛。她是一个令人厌倦的人。

“她说什么？”安妮和大艾琳问。

我用德语重复了奥弗西赫林的话。

她们有点生气，固执地说：“用法语告诉我们，翻译一下。”

“我忘了……”

“你刚才还用德语讲给我们听的。”

这些人真烦人。我认输，不跟她们争论。

“说呀，”她们恳求说，“不要死。”

这句话倒引起了我的话头。我机械地重复道：“不要死，你们的英国朋友来了。”

“就说了这些？”小艾琳咕哝着说。

弗洛莱特插嘴说：“他们老是那样胡说八道，什么‘你们的俄国朋友来了，英国朋友来了，美国朋友来了’。我们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不知听到过多少遍了。”

我听到小艾琳平静的声音：“这一次万一要是真的呢？”

安妮梦呓般含糊地说：“这次要是真的就好了，省得以后人们老像那样胡说八道了。”

我昏迷过去了，所以弗洛莱特反驳的话我大部分都没听见。天啊，我在发高烧。我的舌头像块厚纸片。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，好像从铁筒的一端传来似的：“瞧，艾琳，她没希望了，她已经停止呼吸了，这片玻璃上没有水汽。这方法很灵，就是在医院里也用这种方法检验是否还有呼吸的。”

“再试一次，说不定她还有气儿。”

我不知道她们在议论谁，议论我吗？这些人真让人气愤。诚然，我的伤寒病很重，但不信我就没救了。我一定要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尾，我要做见证人。

从我们住的那排屋子周围传来喊叫声和哨子声。一阵突然降临的恐惧笼罩了我们的棚屋。一想到那到处是鲜血的背景，一听到那咔咔的皮靴声，人们就不寒而栗。机枪声不断打破它射程范围内的沉寂。不管白天还是黑夜，嘎嘎的机枪声不断刺进我的脑子里。有些机枪手都还不过是15岁左右的孩子。

“他们总不会让这些小孩子把我们一个一个都枪毙了吗？”

“他们这些人可不是因为心慈手软出名的。”弗洛莱特嘲

笑说。

“他们可都是孩子呀！”

整个上午，到处都在传他们要把我们杀掉。不像要解放集中营的谣传那样，这次像是真的。狂笑声不断从棚屋的各个角落传来，从那一个个分层的笼子（波兰姑娘管我们分层的睡铺就叫这个）里传来。这时有个人狂叫道：“现在几点？我想知道现在的时间。”

“知道时间有什么鬼用？”

“因为他们要在3点钟枪毙我们。”我们都相信这句话。

外边，表面上似乎一切正常，但如果你聚精会神地听，你还会听到跑步声和喊声。我完全挣扎不得，我的头发胀，好像能装下整个兵营，它又像个大储罐，装下了所有喧闹声。我没有再想，我完全沉没在喧闹声中，噪音把我吃掉了，消化了。我成了一个回声室。我梦想着安静。

不，我不是在做梦，这寂静是真实的，机枪停止了射击。这寂静就像一个平静的大湖，我在湖上漂浮着。

我一定又睡着了，突然我听到身后熟悉的开门声。一个男人的声音仿佛从非常遥远的地方传过来。他在说什么？没有人回答他。真奇怪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我听到一种语言，我很奇怪，那是我知道的一种语言，是英语！

一片吵闹声。妇女们从笼子式的睡铺上爬下来。这不可能是真的吧？我一定是神经错乱了。

姑娘们，我很喜欢的姑娘们，向我拥来，摇晃着我。

“范妮娅，醒一醒！你听到了吗？英国人来了。你得去跟他们讲话。”

有人把一只胳膊伸到了我的肩膀下，把我扶了起来，说道：“说几句吧！”

我多么想说几句话呀，但是嘴里好像有一个压舌板，我没办法说话。我睁开了双眼，模模糊糊看见几个人影。突然我看清了一个人，他头上戴着一顶有趣的小平顶帽，跪在那里，用拳头捶着胸，重复着说：“上帝呀！上帝呀！”像跪在“哭墙”旁边的一个犹太人。他长着一双蓝眼睛，但同德国人的蓝眼睛不一样。他摘下了帽子，露出迷人的红头发，脸上有许多雀斑。他像孩子一样哭着，脸颊上滚下大颗的泪珠，这个样子让人感到又惊奇又好笑。“你听到我说话了吗？”他问。

我低声说：“听见了。”

姑娘们尖声喊道：“好了，她听到了，她答话了！”

她们围在我的周围，像疯了一样跳起舞来，把瘦干的腿抬得尽可能地高。有的人趴下来吻地板；有的人在尘污里打着滚，大笑大叫；有的人在呕吐。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场景：人们好像一下子从地狱来到了天堂。

姑娘们抢着向他提出问题。她们的问题像脱线的珠子一样。“你们是从哪儿来的？”“你们怎么走这么远来到这个地狱的？”“问一问他，他们事先知道我们在这个地方吗？”

“我们很侥幸发现了你们。”他回答说。“我们不知道这儿有一个集中营。我们从汉诺威出发，穿过森林，追赶德国人来到这附近，看到一些党卫军打着白旗向我们走来。”

一个人突然插嘴问：“你们把他们宰了吗？”

他好像不懂，我做了翻译。

“我不知道，我只是个士兵。”

四周的姑娘们七嘴八舌地说：“你们要把他们杀掉，一定要把他们全部杀掉，全部！”

尽管我也恨透了德国人，但是她们这种仇恨的感情的突

然爆发，使我有些心烦意乱。我也想喊，我想挣扎着坐起来，但突然又躺下了，我太虚弱了。我第一次感到身体是这样的坏。眼前的一切都是朦朦胧胧的，但是我在微笑，或者至少我想这样做。我终于要被解放了。我又昏迷了，像在驾云。

艾琳看到我的样子，她喊道：“不，不，不能让她死，这太不公平了。”

“不公平”这3个字使我觉得非常好笑。

“唱吧，范妮娅，唱支歌吧！”有人尖声说道。

这声命令激励了我，我拚命张开了嘴。这个士兵以为我张开大嘴就要断气了，他把我从那么一堆脏东西中抱了起来，毫无厌恶的样子。真舒服啊！我的身体多轻啊（我当时体重只有62磅）！他紧紧地抱着我，我的头贴着他的胸，从他身上吸取了力量，我开始唱起《马赛曲》第一段。我还能唱，我还活着。

这小伙子身子摇晃了一下。他抱着我，跑了出去。他跑向一个军官，喊着：“她在唱歌，她在唱歌！”

风轻轻地吹拂着我，像用手掌轻轻地拍我一样。我挣扎着又活了过来。姑娘们跑出来，跟在我们后边。从医学上讲，我得了伤寒。但此刻我又有了唱歌的力量，我感觉我已康复了。雾散了，我又能向四周观看，看周围发生的事情了。是的，这些事情是很值得看的。士兵们正在搜捕那些党卫军，然后让他们面对着墙站成一队。我们曾常常梦想这一时刻的到来，一想到这样的时刻，便充满了激情。现在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。囚犯们从各自的棚屋里涌了出来，那些与我们长期分开囚禁的男人向我们走来，拼命地搜寻着自己的亲友。